

读书带饭的记忆

文 陈日旭

上世纪 70 年代的某年春天，我乘火车去厦门参加全国棋赛工作。那时的火车速度慢，进入福建山区更是开开停停，一个天亮时分，火车刚开出漳平车站不久，我透过车窗玻璃看到不少上学读书的孩子，他们衣衫破旧，脚穿草鞋，三五成群沿铁路走着，他们除了背书包外，每人都背着一截比拳头粗的毛竹筒。对此景象，我不明其意，请教车上的一位老福建。他介绍，这些孩子走铁路线上学是抄近路；背的竹筒里面装的是带到学校吃的中午饭。见此情景，我不由联想起自己读书带饭的一幕……

还是 1950 年代中期的时候，我家住曹家渡，而中学在静安寺附近，如回家吃中午饭，路上步行来回要花去近个把小时，加上吃饭，差不多用完中午全部休息时间。再者，父亲白天上班，一般家里都是晚上做饭，中午一顿是将就的，所以母亲也给我带饭。

那时同学大多家在静安寺及“上只角”附近，如愚谷邨及乌鲁木齐北路、北京西路、胶州路一带，还有就是学校周边的三义坊、中振坊，在万航渡路上的中行别业、76 号旁的和平新村等，所以带饭的同学不多。我们班上连我在内约有五六个学生自己带饭，他们住在新闸路泰兴路方向，相对较远。

记得靠篮球场一角有个简易厨房，内有几格蒸笼，有专门人员为学生蒸饭。学生只要每学期付很少费用，就可领到一块蒸饭牌子。那是一块烙着号码的小竹牌子，上

端有个洞眼，可以穿过绳子。饭盒是长方形铝制品，较软，每次隔天盛饭，我都会用拳头将盒底捣几下，再将盒盖反过来捣两拳，目的是可以扩大容积。母亲看到我的动作，觉得好笑，却也不说什么，长发身体的年纪么。菜，当然是隔夜菜，放在饭盒一角一起蒸。荤菜可以，素菜难免营养受损，那时也不讲究这些了。问题是上学只能将饭盒放网兜提着走，若放书包里，必须平放于书本之上，一不小心还会将汤汁翻出，弄污了课本。有一回，天热了，隔夜菜难免馊了。母亲拿出一毛钱说道，去槽坊(酱园)买块腐乳吧。中午放学，我用手帕包着发烫的饭盒，取来拿进教室放于课桌，再带着饭盒盖去斜对面的槽坊，一边递上钱，一边客气地对老师傅央求：“买块红腐乳，谢谢老伯伯，多放点卤汁。”因为盒盖里有不少卤汁，我得小心翼翼端回教室，吃了起来。

印象深刻的是，带饭同学中有一位家里在新闸路开发店吴姓同学，他虽身份“小开”，却三天两头不是带整块的榨菜，就是褐色的乡下大头菜吃。只见他榨菜是不洗的，整块的带着红色辣伙的那种，他说，咬起来脆，好吃，有劲。不过倒也是，那时南货店的整块四川榨菜确实味道鲜美，啃上去嘎嘣脆，且又下饭，是一种舌尖享受。还有一位家住淮安路的女同学则经常带葱花蛋炒饭，可以直接蒸了吃，丝毫不影响饭的品质和口感，应当说，她家经济条件不错。须知，那时家里能经常吃蛋

已近乎奢侈了。

后来进了本校高中，高中是学校总部，规模大得多，老师有专门食堂，厨房条件较好，但我们学生还是要回家吃饭或带饭。我的班级靠在校门口，走到中心区的厨房距离较远，我想起班上一位热人心，他自己家住富民路，中午带饭，因为他为人热心，肯为同学们服务，大家选他为班级的生活委员。班级里有七八位同学带饭，每当中午放课铃响，我们让他先下楼梯，直奔厨房，他会用一块厚布

捧回一大摞冒着热气的饭盒，带饭同学非常感激他，所以高中三年，他当仁不让被大家推选为生活委员。至今我还记得，因为他姓“寿”，外号“寿头”；又因皮肤黑，译名“奥赛罗”。其实，这位同学真是个好人的……

花开花落，一个多甲子的岁月如白驹过隙，倏忽之间而已。然而，学生时代读书带饭的细节和趣事我一直记得，甚至为之神往。呵，人生的乐趣和风景总是品味不尽的。



春天

春天的房子

文 王晓燕

到了春天，我特别想拥有一座乡下的房子。

我要一座青砖平房，门前有池塘，屋后有竹子。我要把两面山墙刷成白色，白墙黛瓦，可以辉映炊烟和夕阳，还想请乡村的画师绘一幅牧童骑牛图，远远望去有唐诗的趣味。房子前面一定种着一块油菜花田，无数枝油菜花在春风中摇摆，温暖的花香从田埂那边一波波吹送过来。坐在家里的人，打开窗户就会醉醺醺的。油菜花最热情，和朴实的乡下人一样，没有人能拒绝春天这热烈的情意。它们召唤着远方的养蜂人，养蜂人来了，空气里便流淌着一股蜜甜。

我住的村子就叫柿子村。屋前种了许多果树。我给二月种了一棵杏树，它是在春天守候的第一棵花树。那温润的浅粉是天空飘来的一片朝云，我爱它的轻盈恬淡。我给三月种了一棵桃树，这是一棵红叶碧桃，几朵绯红像极了人面桃花般的爱情。我也给清明种了一棵梨树，有人说，梨花

的花瓣是月亮做的，每一瓣都是透明的思念。我给春天每一个隆重的节日都栽了一丛花或一棵树，玲珑的海棠，妩媚的月季，爬满篱笆的蔷薇，挂在木架的紫藤。院子里还有一株祖母留下的泡桐树，一串串紫色的风铃悬在房子的上空，很像一个久远的童话。

池塘是一面镜子，它映照着房子的端庄，同时凝视着绿柳的情影，到处都是柳树的青丝披拂，吹不尽的温柔缠绵和着一池春水的粼粼金波，荡漾，荡漾……在阳光温暖的下午，我喜欢蹲在水上漂洗衣裳，素色的布衣铺在潮湿的青石板上，棒槌一下两下，梆梆的声音穿透村庄。但是水里的小鱼一点也不怕呀，它们在水跳周围游过来游过去，伺机咬一口衣角，可惜力量不足，没能拖回水里去。藏在水

草里的小蝌蚪忽隐忽现，不过迟早，我能听见它们围在我的房子周围鼓鸣。如果在池塘边久坐一会，你或许会等来一只翠鸟。翠鸟是水边最好看的鸟，它远远地停在一棵芦苇之上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它就消失了。翠鸟的好看在于它给人的距离感，一幅古画的距离，或者无法到达的距离。

麻雀和燕子就跟人亲近得多，那么多鸟在我的屋前院后歌唱，麻雀来的最勤，它们一阵一阵地扑来，几乎要将我的房子占领。麻雀是屋檐下流动的花朵。燕子像房子的女儿，长相俊俏，又聪慧灵巧，泥土、草茎和它们的体液混合的巢里装着几只嗷嗷待哺的小燕子，它们使我的房子温暖而喜庆。

天晴的时候，房子和人都晒得很暖和。猫眯卧在门槛边，儿子

在院子里荡秋千，狗狗围着他上蹿下跳。等到母亲大声喊道，“家来吃饭喽”，各就各位，房子里的温度升高了。一碟菜苔，一盒清蒸鱼，一碗炖蛋，一碟盐笋，男人们斟了点白酒，这样的饭菜容易让人感到饥饿。房子也像只巨大的胃，装满食物的香味和甜妥的气氛，日后当你行走他乡，你会一次次回味房子里的味道，包括一屋子的欢笑。

下雨的时候，我理所当然地躲在房子里。我的小屋变成了一只茧，茧外是一片沙沙声，茧内是宁静的读书时光。也许我们做不到像蜗牛那样背着一座房子去旅行，却可以划着文字的小舟远渡重洋。年轻时我们千方百计要摆脱房子的挽留，最后我们还是渴望回到自己的房子里，像蝴蝶渴望回到它的茧里。

旅行的时候经过一个村庄，那里的每座房子都像是我曾经住过的房子。我想把车停下来，选一座四面春风的房子，一直住到老夭荒。



彩虹下

亲爱的读者，你知道虹桥镇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？昔时相传，蒲汇塘上的跨塘桥上，每逢夏季雨后，多可见西天彩虹，因为有“虹桥”之称，虹桥镇随之得名。《虹桥镇社区晨报》副刊“彩虹下”欢迎您的投稿。文字、摄影、绘画、书法作品，不分年代，不论形式。我们在这里记录你的创作，展现你的风采。

欢迎
来稿

注意：投稿作品请注明作者、联系方式以及所在的居民区。
投稿邮箱：jin_hongqiao@163.com
来信请寄：闵行区吴中路 1136 号 608 室（信息办公室）收



山川走笔

春雨

文 克艳



不同时节的雨，有不同的脾气和秉性。春属木，木因水而生，故而春雨一落，便令大地复苏，逐渐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如此，知时节的春雨，最为人们欣喜和期待。绵绵的春雨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带给了人们许多的惊喜和愉悦，犹如春雨润物一般，滋润着人们的心田。

春雨总是充满希望的。它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。一场春雨过后，大地转瞬便一片盎然，绿意让人们不经意间悄然覆盖了大地，遮蔽了漫长冬日里苍莽而单调的灰色。远远望去，绿色成了世界的主色调，嫩绿、浅绿、深绿、墨绿……不同的绿色交汇在一起，像绿色的海洋，而我们就徜徉在绿色海洋里，悦目、舒心、怡情。那无边的绿意，让人的心也跟着春天萌发了一颗芽，随着一场又一场的春雨，悄悄生长。

春天的雨水总是细腻而轻盈，似丝线，似绒毛，轻柔得像羞涩的姑娘，生怕招惹到谁的注意。有时，春雨又是缠绵的，淅淅沥沥的，从白天滴到晚上，又从晚上滴到白天，洒在大地上，也洒在人们的心头，让人心生无限春雨般的旖旎情愫，思绪也像春雨般绵长悠远，陷在那个叫做追忆的情感里，便如同陷在飘渺的雨雾里，一点一滴，让绵密的思绪变得越发浓重和绵长。在春雨打芭蕉的夜里，或在故乡的怀抱里，或者异乡的街市上，伴着点点滴滴到天明的春雨，你会想起什么，你会思念谁，谁又会思念你呢？

经过几场雨水的洗礼，各种花儿也在春雨的润泽里，次第开放。五颜六色，姹紫嫣红，各有各的姿容和芳香。不管是盛放的花朵，还是待放的花骨朵，都是鲜润的、水灵的，那是春雨津润大地的凭证。开放在春雨中的花儿，更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美感。清清的春雨，使得春寒料峭。雨水打在花儿上，有一种我见犹怜的娇美，比平素更加娇俏和鲜活。雨水打落的花儿，随风四处飘落，让人在顿感“花谢花落花满天”的惆怅之余，看到“绿肥红瘦”的情形，不禁又滋生出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的感慨。也许只有春雨中的花儿，才会让人心生如此复杂的情愫吧。看着春雨下的景色，使人更坚信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，不管人们怎么想，时间和季节总是向前走，永远不会等着谁，也永远不会为谁而改变。

春雨是知时节的，一个鲜明的特征在于，清明前后必有雨水。从四季花开的南方，到四季分明的北方，横跨数千里的疆域，都挣不开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的景象。于是，从烟柳迷蒙的江南，到冰雪未融的北国，全都被一片氤氲的春雨笼罩着，万里山河不同的风姿，在春雨中呈现出不同的风骨，有壮丽、有绮丽、有秀丽……在丝丝春雨中，一帧一帧，摄人心魄。

“春雨细如丝，如丝霖霖时。如何一霏霏，万物尽熙熙。”逢上一场春雨，就走出去吧，迎接春雨亲吻脸庞的清凉，倾听雨滴细润万物的音律，像一棵嫩芽尽情地吮吸春雨的甘露，并在水墨山水的壮阔画卷中，吟诵那些流传千古的有关春雨的诗篇。